

目 录

沙皇公主之谜.....	(1)
石油大王之孙失踪之谜.....	(11)
贝利亚死亡之谜.....	(20)
拿破仑死因之谜.....	(31)
玛丽琳·梦露死因之谜.....	(37)
肯尼迪遇刺之谜.....	(47)
“死亡天使”门格尔之谜.....	(57)
“阿拉伯的劳伦斯”死亡之谜	(66)
莎士比亚之谜.....	(72)
贝多芬耳聋之谜.....	(77)
哥伦布身份之谜.....	(83)
《金瓶梅》作者之谜.....	(87)
普希金“一号日记”之谜.....	(90)

莎士比亚诗中“黑肤夫人”之 谜.....	(96)
《最后的晚餐》和《莫娜丽 萨》之谜.....	(103)
一幅肖像画之谜.....	(109)
爱因斯坦大脑下落之谜.....	(112)
耶稣的裹尸布之谜.....	(119)
婆罗门塔之谜.....	(128)
梦幻世界之谜.....	(134)
鬼魂战争之谜.....	(139)
巧合之谜.....	(149)
日本国宝“狮狩文锦”之谜…	(153)
宋太祖“驾崩”之谜.....	(161)
大金字塔之谜.....	(166)
金字塔建筑之谜.....	(175)
古墓报复之谜.....	(178)
神秘大陆之谜.....	(182)
殷人渡洋之谜.....	(188)
扶桑之谜.....	(197)
“化石空白的年代”之谜.....	(206)
印第安人之谜.....	(212)
“亚马孙”女儿国之谜.....	(218)
玛亚文化之谜.....	(222)

叙利亚“死城”之谜·····	(225)
复活节岛上石雕人之谜·····	(229)
奥尔麦克人的神秘头像之谜···	(232)
蒂亚瓦纳科古迹之谜·····	(238)
赫库兰尼姆城覆亡之谜·····	(243)
成吉思汗陵墓之谜·····	(247)
涅基察古城堡之谜·····	(253)

隆美尔的珍宝之谜·····	(265)
“奥吉的黄金”之谜·····	(276)
纳粹藏宝处之谜·····	(283)
琥珀屋失踪之谜·····	(287)

地球之谜·····	(296)
幽灵船之谜·····	(301)
通古斯大爆炸之谜·····	(307)
球形闪电之谜·····	(311)
千岛奇光之谜·····	(317)
“神秘地带”之谜·····	(322)
四度空间之谜·····	(327)
响沙之谜·····	(331)
红雾之谜·····	(338)
UFO 之谜·····	(343)

奇人艾尔佛之谜·····	(350)
--------------	---------

神医阿里戈之谜·····	(354)
白痴天才之谜·····	(362)
少女蒂娜之谜·····	(367)
狼孩之谜·····	(374)
瑜伽之谜·····	(381)
塔兰泰拉病之谜·····	(386)
“冬眠”之谜·····	(390)
人体自燃之谜·····	(393)
猝死之谜·····	(398)
千年枯尸死亡之谜·····	(409)
“铁面人”之谜·····	(414)
无敌舰队覆没之谜·····	(419)
赫斯使英之谜·····	(424)
“瓜亚基尔迷雾”之谜·····	(428)
英国舰队自撞之谜·····	(433)
人类语言之谜·····	(441)
动物听音乐之谜·····	(445)
鸚鵡学舌之谜·····	(450)

沙皇公主之谜

1984年2月在美国逝世的安娜·安德森，六十年来一直声称自己是俄国沙皇尼古拉的幼女安娜斯塔西娅女公爵，但这个神秘的女人，虽然斗争了六十年之久，却至死也未得到史学界的承认。她的丈夫，史学家约翰·马纳得在她死后，为她出版了一部《安娜斯塔西娅回忆录》。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关于她的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沙皇家族被杀

1918年7月17日之夜，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全家以及一些忠于皇室的人被重重包围，一个个垂头丧气。红色卫队对他们全家毫不留情。王子阿列克谢和他的几个姐姐一个个瘫倒在地，

怒不可遏的红色卫队队员把他们处死了。

然而，所有俄国皇室成员都被杀了吗？1920年，当一个女人自称是安娜斯塔西娅女公爵即沙皇的小女儿时，这个问题才被明确地提出来。为揭开这个女人的“庐山真面目”，调查程序旷日持久，但毫无结果。有许多说法有力地证明这个女人就是俄国的安娜斯塔西娅女公爵，另一些观点则对她不利，众说纷纭，一时又难辨真假。汉堡法院将她弄去传讯，于是，她便讲出了如下的一段经历：

1917年5月12日，圣彼得堡爆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俄国人民要求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在愤怒呼声的逼迫下，沙皇将王位禅让给王子阿列克谢。但事情并未到此结束，暴乱威胁着皇室的安全。沙皇行将完蛋已是大势所趋。8月13日晨，沙皇一家，在一队忠于皇室的人的护卫下，悄悄地离开了皇宫，经过两个半月的跋涉，来到西伯利亚的叶卡捷林堡安顿下来。追随者报喜不报忧，使他们忘乎所以，又开始终日寻欢作乐。

叶卡捷林堡。大厅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沙皇、皇后、王子和仆人一个个兴高采烈。他们梦想着不久就要被“解放”了。然而，现实却是另一回事。1918年7月17日晚，特派员尤洛夫斯基和数名红色卫队队员闯进大厅。所有聚集在厅里的人都面色惨白地站立起来。

“跟我们走吧！”

“去哪里？”沙皇惶恐的问道。

“换个地方。”

气氛是紧张的。一群人乖乖地被带到地下室里，走在前的是阿列克谢王子和几位女公爵。紧跟在后面的的是皇后和御医以及女侍、宫仆等。走到地下室后，这帮俘虏遵命按照某种顺序站列在墙根。

“但……能不能换个比较干的地方？这儿太潮湿了。”沙皇问道。

“你别着急，马上就给你们换个地方。”尤洛夫斯基回答说。

话音未落，尤洛夫斯基走近尼古拉二世几步，朝着他的头部开了一枪，沙皇应声倒在地上。

第一声枪响时，安娜斯塔西娅就昏倒在地上了。几乎同时，红色卫队队员们也朝其他人开了枪，所有的人连呻吟一声都来不及就倒下了。一代王朝到此结束，但故事并没有结束。

出逃国外

德国柏林。革命在俄国取得了胜利。许多俄国贵族和富人弃家逃往国外。

1920年2月的一个晚上，几名柏林警察为维持治安在街上巡逻。警察鲁皮尔突然看见不远有一个女人鬼鬼祟祟地趴在河边栏杆上。当鲁皮尔飞跑过去时，那个女人身影纵身跳进了运河。鲁皮尔立即

脱掉身上的皮袄和笨重的皮靴，向投河者扑过去。那个女人被救了上来。

那个自杀未遂的女人原来是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她那副稚气的面孔带有明显的斯拉夫人的特征。她被带到警察局审问。但只问出寥寥几句话来，她说她的名字叫安娜·柴可夫斯基。

她被送去接受神经治疗，后被当作“疯子”关进了柏林附近的德尔福特精神病医院。

姑娘在医院的头一个月平安无事。但后来便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她那一双迷惘的眼睛对病友们连瞅都不瞅一眼。偶尔问她几句，她总是慢声细语的用俄国口音的德语回答。

她究竟是谁

她的真实身份终于意外地被一位同室的病人发现了。这件事在几年以后才透露出来。原来一天晚上，这位女病友从报纸上看到了一篇关于沙皇家族被杀的报道，报上还有一幅沙皇、皇后和几个女儿在一起的照片。女病友将安娜斯塔西娅女公爵的形象端详了许久。然后，她又转过身来望了一眼安娜·柴可夫斯基的脸，她差一点喊出声来。

“我的上帝！你不是大名鼎鼎的安娜斯塔西娅女公爵吗？”

“疯女人”面如土色，两手剧烈地颤抖着，突然她一头倒在床上抽泣起来。不知所措的女病友走

过去轻轻问道：

“你真的是安娜斯塔西娅？”

没有回答。她接着又问：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你害怕什么呢？”

回答几乎被啜泣声所淹没：

“是的，我就是安娜斯塔西娅。我求你不要对任何人讲，如果知道我还活着，有人是不会放过我的。”

女病友答应保守秘密，除非应安娜·斯塔西娅本人的要求，否则绝不对人说出。

流落纽约

德尔福特精神病院的医生经过一段观察之后，把安娜·柴可夫斯基放了出来。她四处流浪，无处安身。当时成千上万的移民流往美洲大陆。安娜也乘船到了纽约。

大城市纽约使她激动不已，她贪婪的观赏摩天大楼，登上帝国大厦的最高层，并向着欧洲方向眺望。欧洲虽曾给她带来灾难，但她还是想重返欧洲。

安娜在纽约举目无亲，感到非常孤独。但不久，她结识了一个名叫詹姆斯·安德森的人。经过一段秘密交往后，和他结了婚。于是安娜·柴可夫斯基的名字变成了安娜·安德森。

安娜婚后生活并不幸福，而且一家被杀时的可

怕情景常常折磨着她，她痛不欲生，但一想到父母留下的一大笔财富，又觉得不能死去。应该争取继承俄国王室财产的权利。所以，当梅克佳堡的巴巴拉公爵夫人要求继承沙皇在英国银行的存款及皇后的珠宝时，安娜感到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她离开纽约，回到欧洲，掀起了欧洲近代史上反响最大的一场风波。

请律师辩护

1923年12月的柏林，已开始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圣诞节近了，索沃洛夫斯基的律师事务所里空无一人。律师挂出了今日停业的牌子，准备休息。突然，有一个女人叩门求见。

律师问她：“您是谁？”

“我是俄皇尼古拉二世的幼女，安娜斯塔西娅女公爵。”

象一颗炸弹炸响了，律师感到十分震惊，他不能相信她的话，安娜便向他讲述了她是怎样从叶卡捷琳堡逃出来的。

安娜的自述

行刑队的红色卫队成员中，有两个波兰人。他们是兄弟俩，一个叫埃斯塔尼斯劳·柴可夫斯基，一个叫塞尔西奥·柴可夫斯基。他们被分派掩埋尸首。但贪图珠宝的邪念驱使他们每具尸体搜身，

就在这时，他们发现安娜斯塔西娅的心脏还在微弱的跳动，她还活着，不知为什么，兄弟二人决定带上受伤的安娜斯塔西娅逃走了。

他们带着安娜斯塔西娅来到一个小村里，那里住着他们的母亲。因慑于革命者的报复行为，他们决定出逃。

他们经过跋山涉水，终于来到了布加勒斯特，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就在这时，安娜斯塔西娅发现自己有身孕了。埃斯塔尼斯劳·柴可夫斯基玷污了她。埃斯塔尼斯劳的母亲决定让他们成亲。他们举行了天主教的仪式。

完婚两个半月之后，安娜生下了一个男孩，后来她设法逃到了柏林，去找她的姑母艾琳公主。但她没有勇气去见艾琳公主，失魂落魄地到处流窜。怪诞的“婚事”，那个儿子……，她一想这些，就不寒而栗。1920年2月17日，她决定了此残生，纵身向兰德维斯运河投去，后又被人救起。以后的经历，如前所述。

轰动世界的新闻

也许是为了引起新闻界的轰动，或者是这位律师对她所讲的信以为真。总而言之，律师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受理此案。最初作出反响的是新闻界。德国报纸抢先登出了这个消息，继而各报纷纷登了有关消息。世界各大报在头版用了各种醒目的标题：

“安娜斯塔西娅还活着！”“一位名叫安娜·安德森的女人自称是俄国的安娜斯塔西娅女公爵”、“安娜·安德森真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幼女吗？”等等，不一而足。世界舆论也为安娜斯塔西娅这个神秘人物所吸引。但是接着出现了意外的波折。

是公主还是女佣

在德国的报纸上出现了一个名叫多里斯·里特曼的人物。他说，那位冒充沙皇女儿的女人只不过是个叫弗朗西斯卡·柴可夫斯基的波兰农民，于1896年出生在博罗维拉斯，因患精神分裂症被送进过精神病医院，此人曾在里特曼家里做过几个月的佣人，后来就突然不见了。一年以后，她又回到了主人的家里，她住在一间小屋里，至少八个月没有出去过。2月17日她又逃出来，企图投河自尽。两种说法，难道是巧合，显然不是。那位投河自杀未遂者只能是一个人，那就是安娜·柴可夫斯基。

1930年，安娜·安德森的名字上了法庭。岁月如流，但此案仍悬而未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安娜斯塔西娅女公爵的名字被淡忘了。

出色的自我辩护

在此案诉讼过程中，安娜·安德森出色地为自己进行了辩护。许多否定其真实身份的证明都被她

推倒了，特别是她闯过了辨认照片这一关。例如，当人们把安娜斯塔西娅和她几位因病脱发的姐姐在一起的照片拿给她看时，她不仅能将自己指出来，还能将姐姐一一辨认出来。最著名的考验是所谓“赫西事件”：俄国洛伊希滕贝格的赫西公爵将几张属于沙俄皇族的赫西家庭成员的照片拿给安娜·安德森看，她均能说出每个人的名字来，但她指到赫西家族的卢多维科·埃内斯托王子时，她说宫廷改变期间在俄国皇宫里就认识他。这使赫西家族非常恼火，因为他们知道：卢多维科在那种战乱时期根本就没有去过俄国。于是，有关安娜·安德森身份的证明再度蒙上一层阴影，使各执一端的争论达到了顶峰。

再生枝节

安娜斯塔西娅长期周游世界之后再次结婚。她的新夫是史学家约翰·马纳得。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安娜·安德森——安娜斯塔西娅的名字差不多被人遗忘的时候，庇护十二世教皇的心腹，当了二十年总管的修女帕斯库亚莉娜·莱恩尼特去世前“出语惊人”，披露了一个令史学界震惊的隐秘：当1918年在西伯利亚的叶卡捷琳堡落入红色卫队手中之时，俄国皇室成员并没有全部毙命，仅沙皇尼古拉二世、皇后和王子阿列克谢被杀。而四位女公爵却死里逃生，并曾几次受

到梵蒂冈教皇的秘密接见。这段材料不胫而走，很快广为人知。于是，人们的视线又一次集中在那个本世纪一直被人们议论的人物安娜·安德森的身上。

永恒之谜

安娜·安德森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奋斗了六十年。有关她的书可谓卷帙纷繁。人们还拍了许多关于她的电影，编造了许多浪漫的故事。然而，她的那些姐姐如果还幸存的话，为何一直缄默不语？如果她是一个冒名者的话，为何要证明自己的身份奋斗六十年？这也许是个永恒之谜。

(汤国基 编译)

石油大王之孙失踪之谜

美国“石油大王”之孙、前副总统尼尔逊·洛克菲勒之子迈克·洛克菲勒在一次探险中失踪了，他已死亡，抑或还活在人间？至今人们仍揣测纷纷……。

“哞——哞——”

在茂密的森林中不时传出野兽的吼声，深邃而见不着底的湖泊散布着从湖底冒出的泡沫，好象是从地狱中钻出的小妖怪的尖叫声，摇晃着水面的枯藤落叶。湖畔，蛇缠着细树枝荡来荡去，偶尔吐出红焰焰的舌头，象等待猎物的地狱之鬼。包括洛克菲勒在内的四人探险队正缓缓地往阴森森的密林前进。

在新几内亚秘境内遇难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位于荷属新几内亚南部，靠近阿卡多村的爱兰丁河畔，以荷兰来登大学教授 R·S·华盛顿为中心的探险队正沿河走着。在这支小探险队中，世界闻名的美国大富豪洛克菲勒的老么迈克·洛克菲勒也在内。

华盛顿教授和迈克雇了二名土著助手，他们分别乘八马力的小船和一条土筏，顺着水势往下游前进，目的地是被文明世界认为依旧留有猎头习俗的阿斯马答族所居住的阿锥部落。

阿斯马答族的某些部落间，依旧保存着战斗时打倒对方，然后砍下他的头，插在竹柱子上晒，当作战利品般装饰在自己家门口的习惯。迈克此行的目的就是想获得这些晒人头的竹柱子。

土筏顺着急流，在土著熟练巧妙的操纵下躲开岩石，向目的地前进。

晌午时分，探险队一行正要渡过横切河口时，突然迎面撞上一个大浪，土筏翻落，马达浸水，急流推着船荡向海的方向。坐在土筏中的二个土著随着船翻而跳入海中，游到海岸去了。事情发生在刹那的瞬间。

留在土筏中的迈克和华盛顿教授试图启动马达，但是他们终于在筋疲力竭之后失望地颓坐下来，默默地相对无言。土筏被推入海上后，随着海

潮而晃荡。他们离开海岸已经五公里远了，鲨鱼回游在土筏四周，天空却是一片蔚蓝；即使他们能幸运地游到海岸，海岸四周都是深不可测的密林，野兽及食人族们正躲在那里等待猎物。

他们束手无策地熬过一天，年轻的迈克已经按捺不住焦虑，开始急躁不安。

“教授，这样不行的！我们没办法得救！！”

“那么你觉得该怎么办呢？”

“我游到海岸去找救援，您在这儿等我……。”

“哦！不行，那太危险了！”教授拼命地想劝阻迈克，但是迈克笑着不听劝阻。

“您让我去吧！我对自己的游泳技术相当自信，何况我又带着空油桶，我有自信能游到海岸。”

迈克说完，只穿着短裤，将眼镜固定好之后，在腰带上绑了好几个空油桶，“扑通”一声，跃入茫茫的大海中。迈克瘦长的身影在海上浮沉，随着波浪的起落而渐渐向前游去，最后他的身影终于消失在华盛克教授的视线中，而这也是教授看见迈克的最后一眼。

数小时后，华盛克的土筏被荷兰海军发现，飞行艇把他救上岸。原来那二个土著游上岸后曾向荷兰当局报告探险队遇难的经过，因此荷兰当局在海上搜寻时发现了土筏。然而迈克却一直杳无音讯，他究竟游到海岸何处了呢？或者，他消失在新几内亚的哪个角落呢？